

柳溪 著

一九二八年她协助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郊外制造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假充舞女，以色相引诱国民党南京政府要人窃取机密情报；一九三二年协同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制造上海一·二八事变武力进攻闸北；同年化装潜入天津日租界溥仪寓所悄悄为伪满皇帝劫走慕鸿皇后（婉容）；而后又委任为伪满安国军总司令，并参与热河之战……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处决于北平。可是，不久有人又遇见她，说死的是替身……

风流女谍

柳溪作品选集

花城出版社



风流女谍

柳溪 著

花城出版社

奥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林青华

封面设计：杨晓君

风 流 女 谍

柳 溪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8.375 印张 440,000 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ISBN7-5360-2107-0

I·1811 定价：19.80 元

前 言

柳 溪

四十年代初,因为搞北平的地下工作,打入一个敌伪的报刊,所以有机会接触身为日本间谍的川岛芳子,从那时起,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不仅防备她,而且我也开始有计划地搜集有关她的罪恶活动。进入八十年代,我的老伴康明瑶又得到煤本舍三所著《娇花川岛芳子传》,煤本先生是日本国研究川岛芳子的专家,经康教授给我笔译出来,更丰富了我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我又经过一番搜寻,仅在京津两地的图书馆就整整查找资料一个多月,又经过种种访问,最后我终于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与观点写成了这本书。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有些人对这个日本间谍是熟悉的,但对今天的青年人,这已成为历史。今天,当全世界人民都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日子,我愿把这本书,奉献给我国广大的读者,希望通过它,起到一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1993年7月9日,我的老伴康明瑶教授逝世,现在只有我代表他向煤本舍三先生表示至诚的感谢了。

1995年4月16日于天津寓所

引 子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从六岁豢养、训练、培植的国际女间谍，清王室爱新觉罗氏善耆肃亲王的第十四王女金璧辉——川岛芳子，以她那时男时女魔幻般的形体和无所不至的足迹在我们祖国北满荒原、南满沃野、蒙古草原、故都北平、水上津沽、石城南京、洋场上海，乃至中国辽阔广大的全境，已是魔影遍及、遐迹闻名的怪诞人物。

当祖国大地被日本军队的铁骑践踏得遍体鳞伤的那个时期，我以一名热血沸腾的爱国少女，正留在故都北平，作为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外围力量，做着宣传革命、瓦解敌伪的地下工作。正唯如此，我和这个出没无常、时而变形的女谍，有过不少接触。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一个北平难得的风和日丽的明媚春日，我们一群学生到颐和园去游园，实际上是远离校舍，到一个公共的幽静场所开会。我们刚走到巍峨壮观的万寿山排云殿下的时候，忽然有一辆草绿色的日本军用吉普车从我们的后背，鸣着一阵阵的刺耳喇叭声开了过来，戛然停在山麓的大道之上。车门启开，从车里走出来一位年轻英俊的军人，身穿日本黄呢军装、蜂腰一般纤细的腰肢上扎着黄金别子的宽皮带，肋下胯间别着一只金壳的像玩具一样灵巧的小手枪，戴着将军辉煌闪亮的肩章，一顶高高的沿军帽，使那粉白细嫩的脸上遮住一道阴影，唯一使我们认出这位将军是女人标记的，是她穿的那双没戴踢马刺的长腰皮靴，不是黑色而是艳红色。再细看，她那浮着雍容华贵微笑的面颊上，涂上

浅淡的胭脂和唇膏，她那娇小玲珑的身材，一跳下汽车，就显出异常的活泼和潇洒，和她肩章闪耀着金光的、颇有那军人气氛的将军服相衬托，简直活像一具玩偶。难怪日本人送她一个外号叫“男装丽人”。

有人在人丛中认出了她，便指着她的身影，用快乐的声音呼喊着：

“快看，金璧辉——川岛芳子！金司令！”

我们赶紧隐没在越聚越多的人群中，朝手指的方向望去，我看见她听到这一喊声站住了，闪动着她那美丽而又明亮的杏核眼，朝声音的来处捕捉，扭转着她那纤腰丰臀的娇小身材。就在这一刹那，我看到了她那既冷峻又妩媚的目光。不错，是她，正是这位既想留芳百世何惧遗臭万年的国际女间谍。她转过身，朱唇微启，露出一溜细小的夹着两颗金牙的白牙，像一切意识到自己地位身份高贵的人那样，摘下她的军帽，向围拢的人群挥了挥。她那搽了发蜡的乌黑分头，在阳光下闪着绸缎般的亮光。她那几乎是天生的好出风头的习性，使她的四名武装卫士和一名身穿军便服的年轻秘书日本人小方八郎非常为难和着急，他们围前围后，驱散着人群，开出一条道路，金璧辉才慢慢地迈着她那穿着艳红色马靴的小脚儿，挺着丰满的胸脯，款步登山。

“哦，这就是‘东洋的玛塔·哈莉’啊！”人群中有人这么说着。

“玛塔·哈莉”，是一位荷兰血统的混血女人，国籍不明，远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拥有双重身份，既充当德国军队的间谍，又是法国的特务，金璧辉和玛塔·哈莉所不同的是：金有日本和中国的双重国籍；玛塔·哈莉为两个主人服务，而金璧辉却只为一个主子——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也许是一九四二年吧，伪满的电影明星——日本的另一个女特务山口淑子，化名为满映的李香兰，来到北平登台演唱她在《东游记》里的歌曲和《万世流芳》中的插曲，以欢迎她这位同行时，和

她有点争风吃醋关系的金璧辉，突然穿着日本漂亮的和服，雪白的分指布袜，金漆的木屐，出现在头排包厢座里。

也就在那一阶段，她又时常穿着满装的旗袍，肩头上蹲着一只名叫“幸幸”的小猴，满面春风地骤然出现在“新新”大戏院的后台，嘻嘻哈哈，陪伴着演员化装。而人们知道，那座戏院正在上演着名伶李万春的《十八罗汉捉大鹏》和他的拿手好戏《美猴王大闹天宫》。

有一次，我在我隐藏的一个杂志编辑部里接到一个通知，被召集到外交部街的那座大楼里，说是去开会听训。而那个时期，有许多人就是在那儿神秘地失踪的。我自然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走进这座灰色的大楼里去，因为我知道这儿就是著名的日本“北支派遣军报道部”的大本营，人称“阎王殿”的地方。

初冬的天气，使那偌大的屋宇显得冷冷清清，一排排的长背靠椅上已坐了不少敌伪新闻出版界的无言听众。就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惧和焦灼不安中，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驶进大院，从车上下下来三个人，一个身穿黑丝绒旗袍、白皮大衣、银高跟鞋的俏丽女郎，这就是以演电影和唱歌为掩护的李香兰；挽着她手臂的是一个穿一身银灰色西服的“美男子”，这就是金璧辉；跟在她们身旁的是“北支派遣军报道部”的负责人、金璧辉早年的恋人山家亨少将。她是跟随着这位掌握着新闻报道大权的官吏来站脚助威的。这是我看到的金璧辉的又一西服革履的形象。

她的魔影，就是我们的威胁，而她又是那样的无处不到，无孔不入：无论是在开会的办公室，还是在野外郊游；无论是在白天的大街，还是在夜晚的戏院……

我们也不得不提防她，研究她；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她虽然在那豪华的寓所被捕，押到北平第一监狱，但在万人空巷的公审大会上，她是那样地趾高气扬，以一个阶下囚的罪人身份，还敢指着国民党的首席检察官破口大骂，显示她的余威，一时竟成为古老北平

街谈巷议的资料。

令人不解的是，金璧辉既然是公开审判，何以又要那么鬼鬼祟祟地秘密执行死刑呢？

最令人迷惑的莫过于宣布金璧辉已伏法的官方消息后两个月，有一名叫刘凤贞的女子，写信控告第一监狱的典狱长贿放金璧辉，以十条金条的价值买通苦主的姐姐刘凤玲当替身的案情，这爆炸性的社会新闻，在国共内战中处于惶惶不安和惊心动魄的大转变前夜的北平，又是一个可资小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论话题。于是金璧辉的死，在它原有的诡谲色调上，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七十年代初，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在林彪死党为了抢班夺权而叫嚷的“一级备战”的喧嚣声中，我被以“特嫌”的身份“战备疏散”到农村插队落户，和我同去的一伙人中，还有因“血统论”而致罪的清王朝爱新觉罗氏十二代的后裔、八旗中和宣统小皇上朝夕相处的一位叔伯小兄弟。因为我们不仅同在一村，而且又都是“修理地球”，于闲暇的傍晚或是下雨的天气，便聚在一起闲聊，从此我便和这位有点谢顶、性格诙谐、擅长作画的老人相熟起来。村民们都称他为“八千岁”。

“八千岁”的两间低矮茅屋，在这个紧靠独流碱河岸边的小村的北面，屋前是一片香气四溢的枣林。

那是一个夏夜的傍晚，我从地里干活回来，吃罢晚饭便走到村北去找“八千岁”谈天。那两间小屋简直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农村俱乐部”，我赶到那里时，屋里烟雾缭绕、高朋满座，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

“八千岁”既然排姓溥字辈，我就依着乡俗称他的老伴儿为溥大娘。

溥大娘见我出现在门楣下，而屋里又没有地方，便迎着我：“走，我们到外边凉快凉快去吧！这屋里紧紧喳喳的多热！”

我俩每人拿了一个小蒲墩，坐在枣林里，闲聊着往昔的旧事。

不知道为什么，溥大娘忽然对我说：

“你知道我们族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小姐)金璧辉吗？”

“知道啊，我还见过她好几次哩！”我说。

溥大娘放低声音说：“你大概不知道她现在的下落吧？她没死，还活着哩！”

听了这句话，我的精神因新奇而为之振。新中国成立以后，金璧辉的名字再也不见报章和人们的谈论了。从我看见过她那个时候算起，流水年华整整过了三十个春秋岁月，而她的魔影又突然浮现上来，真使我好奇而又为之惊讶。我急忙问：

“她现在在哪儿？”

溥大娘抿着嘴笑，而不回答。

我又问：“她真的是买了替身逃出监狱的吗？”

“是呀，那没错。”她回答得板上钉钉那么肯定，然而又继续津津有味地说道，那一天夜里三点钟，替身到了，璧辉就化装成一个尼姑，穿着灰色的道袍，掺杂到狱中超度亡魂的念经队伍里，混出监狱的大门去了。她先隐藏在西山碧云寺里，随后出逃了。……算来她今年已七十多岁，不久前我们的一位亲戚还见过她。”

说得多么神奇，绘声绘色！而且细节又那么真实可信、合情合理，特别是这些“最新消息”是出自这位王女的本家亲眷之口，这不能令我“等闲视之”。那么这个魔幻的女妖金璧辉，到底是死了还是活在人间的某个角落？！……

从枪毙她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三十七年，几十年来金璧辉的幽灵始终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就是这个金璧辉，参与了中国一系列大事件——轰炸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上海“一二八”日本飞机轰炸闸北事件、受命土肥原从天津秘密接出溥仪废帝的慕鸿皇后，成立安国军任总司令进攻抗日民主联军、开设饭庄为日本充当坐探，等等，她的两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回忆往事和追踪她的去向，对于每一个尊重“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教诲的中国人，

都是极其重要的。

在日本，这个妖冶的女人是 以川岛芳子的身份生活和参与一切阴谋的。她就在那块三岛之国的土地上，被精心培育成一个能骑马、跳舞、开汽车、开飞机的干练而无所不能的美丽的女谍。一九四七年当她身陷囹圄，遭到应有的审判时，被金钱收买的几位大律师，不是在法庭上公开为她辩护，以“川岛芳子是日本人，中国无权审判”为理由而要求引渡日本吗？实际上，金璧辉的亡魂，不，也许她还活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自从设在北平西单西观音寺二十号妙心祠的日本和尚古川大航在第一监狱的后门为她收尸、火葬，又于一九四八年随着日侨遣返的航船，把她的骨灰盒抱回日本，不是也在头脑里幻想着会在川岛浪速的黑姬山庄碰见躲在那里的川岛芳子吗？她的幽灵不是一直也在日本的三岛徘徊吗？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那个收养金璧辉的、旨在 中国大陆梦想恢复满蒙帝国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结束了他八十五岁的生命时，为他在松本市的旧护国神社美须须宫举行追悼仪式时，不是也为金璧辉——这位国际女谍川岛芳子同时举行了哀悼仪式吗？在这个追悼仪式上，不仅是由该县的县议会议长熊谷村司主持追悼，而且还有一位名叫原田伴彦的教授，为她写了一篇冗长的悼文。我虽未读过这篇悼文，但从这位教授的一句发言里也可看出他是那么的惋惜。他说：“大概只有我为她写悼词，我也只为她做了这一件事。”由这话的遗憾口吻来推测，这篇悼文毫无疑问是给这位死有余辜的国际间谍歌功颂德的。

一九五七年由川岛浪速后援会风外会出面，为川岛浪速夫妇建立墓碑的时候，也没忘了金璧辉——川岛芳子；次年，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在松本市正鳞寺墓地举行开光仪式时，还为这些亡灵做了佛事。在日本，为了表彰这位浪人和间谍，不是把他们称为“国土”、“志士”而进行顶礼膜拜的吗？请看由古川大航书写的墓碑题诗吧！

芳名鸣国际，织手复中原，
龙潜幽松下，英雄不了魂……

可见，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汉奸，在另一个国土却是当做“英雄不了魂”被怀念着的。就连她唱的一首歌曲，不是也作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出品的《蒙古谣》一段而在日本大为流传着吗？总之，她的阴魂不散，至今还在两个国家的国土上游荡。日本已为她写过不少文章，而我们受她祸害最深的中国，为什么缄默而不为我们的人民诉诸笔墨呢？每当这时候，她的影子和她所从事的一切，便在我的头脑里晃动，于是我欣然命笔。经我仔细考虑：写“正传”固然可以，但这个神出鬼没、变化无常的发狂女人，她有些劣迹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特别是我国民间对她流传的一些轶闻軼事，更难载于“正传”，那么就只好算做“外传”了。

当我们的人民正过着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于茶余饭后，看一看有关这个罪恶女人的一生，重温一下那个悲苦凌辱的时代生活，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不是很有人生哲理的意义吗？

好，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这个长长的故事，从高潮回溯。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2)
第 一 章 公开审判	(1)
第 二 章 两国童年	(27)
第 三 章 初恋期的风波	(64)
第 四 章 奔丧和婚事	(101)
第 五 章 结婚与出走	(139)
第 六 章 暗杀的包围圈	(177)
第 七 章 洋场上的谍报生涯	(212)
第 八 章 潜入静园	(244)
第 九 章 安国军女司令	(283)
第 十 章 边陲线上的劝降	(319)
第十一章 怪异的“新家庭”	(354)
第十二章 “东兴楼”的“新生意”	(393)
第十三章 孤城落日的岁月	(462)
第十四章 最后的时光	(480)
第十五章 死之谜	(534)

第一章

公开审判

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这一天，对于中国古老的北平居民来说，真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从早晨起，已有不少居民沿着大街小巷或徒步或乘车，朝坐落在北城北新桥炮局子胡同的那所第一监狱奔去。这所监狱，在日本统治的沦陷时期，曾经是监禁中国爱国人士的日本陆军监狱，现在它却戏剧性地监禁着专为日本服务的国际间谍金璧辉——这就是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

自从报纸上刊登了“汉奸金璧辉落网”的消息以来，北平的市民十分关注，无时不在打听她的种种传闻。前几天的小报上，还连篇累牍地刊登着她被解往南京为日本战犯出庭作证和她在沪候机解平的消息，今天人们终于看到了这样一张布告：

“冀高法院顷定今午二时假地方法院大法庭，公开审理驰名国际间谍金璧辉汉奸案，届时公民可参加旁听，仰各周知。”

就是这一消息使处于风雨飘摇而又异常寂寞的北平城，几乎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分几路进军，朝第一监狱和河北省地方法院大法庭奔去；在第一监狱门前那儿等候的人群，是希望在近距

离处一睹这位传说中的风云人物庐山真面；在大法庭的院落里云集的人们，是想听听这位祸国殃民的女谍如何对待这次审讯。结果是，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三点，这两处相隔不远的地方，像蚂蚁一样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弄得水泄不通，交通都为之断绝。当汽车载着身穿黑色和尚领法衣的大法官、庭长和推事们前来主持公审时，也受到了人流的阻碍，要不是持枪的法警和维持秩序的警察使用上了刺刀的大枪开路，就休想夺路前进。北平城万头攒动的盛况，就是三十年代大盗“燕子”李三出红差时，也难以比拟。

地方法院的正门是两扇铁门，在开庭前的两个小时，就被等待观审的数千名听众挤开。人们像潮水一样，一涌而进到院里，顿时那花木扶疏、有如幽雅公园的偌大院落，到处全都挤满了人群，草地被践踏得一片稀烂。树木花卉盆景都被挤得歪七扭八，龇牙裂嘴，碎片满地；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也被挤倒，当场就砸坏了好几个人；领着孩子来看热闹的老大娘，因为孩子被挤被踩而形成一种呜哇哭喊的喧闹。法院紧闭的南门，也被等在门外的众多人群冲撞着，很想破门而入，他们拿起砖头瓦块，朝南门和院里的窗户猛烈袭击，到处传来一片劈啪爆响。有法警守卫的北门，本来是犯人出入的唯一门户，也不断涌来人群。他们叫喊着，用身子挤撞着，把玻璃窗全部挤碎，有一名法警还因为死守着这道门户而被碎裂的玻璃扎伤了左手。低矮的门槛也被踏毁。蜂拥的人群，有如决堤之水，冲开各道大门，沿着楼梯鱼贯而入，一齐涌上设在二楼的审判大法庭。这间大庭，虽然平时既庄严又宽敞，但和今天的观审听众相比，却显得非常狭小了。拥挤的人流进到大法庭，立刻就发生了人满之患。虽然维持秩序的法警一再在人们的头顶上挥舞着警棍和皮鞭，扯着沙哑的破锣噪音呼喊维持秩序，可是效果依然不大。霎时间，大法庭的一些门窗和座椅也被挤坏了。连设在法庭一角的中电三厂准备拍摄审判金璧辉现场实况电影的摄影机旁的水银灯，也被挤破了一盏。最糟糕的是，这座已经过了保险期限的大楼，正因

为压力过大，楼板龙骨弯曲而在沉沉下落、摇摇欲坠。楼下是法院最高领导吴院长的办公室，那屋里一阵阵像雪花般从天花板上散落着灰尘，屋顶仿佛八级地震一般地颤动，这使得身体发胖笨重的吴院长不得不高声喊嚷着危险而抱头鼠窜。整座大楼像喝醉了酒要跳扭摆舞似地抖动着，顷刻就有倒塌的危险。法院的头脑们鉴于这种有增无减的危险情况，不得不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做出改期公审的决定。大厅的壁钟当当敲过两下，整整两点钟，检查官不是按时升堂审案，而是贴出了一张临时的紧急通知，用大红朱笔写的冰盘般的大字：

“金璧辉一案改期审理。”

盲目的人群丝毫也没意识到这种随时爆发的险情，他们对这个通告的反应是报以一阵海啸般的喊叫、唾骂和跺脚起哄。一种向往观看女谍的莫名其妙的好奇心理，驱使他们不顾危楼的危险处境而坚持要求法院准时公审。法院的所有工作人员，不得不分头连哄带吓地说服这些热心的听审群众，用关心他们人身安全的口吻晓以利害得失，再三申诉改期的理由。到下午四点钟，如潮的人群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头号神秘的女间谍，一饱他们好奇心而怅然离去。于是，这些络绎于北平街头的人们，一边喊嚷着：“嘿！这小娘们到公审的时候还这么难见她一面哩！”一边奔回各自的家里，竖起耳朵等待着第二次公审的消息到来。

其实，在人们拥挤的时候，一辆铁闷子汽车已经从第一监狱的女监里，把提审的被告，押运着驶向法院的大法庭。但是行至半路，这辆囚车被一辆鸣着警笛飞快驰来的摩托车截住，法警出示了法院的紧急通告，又拿出一张由吴院长亲书的指令：“被告还押一监”，那辆押运着金璧辉的囚车，才又驶回北新桥炮局子胡同的北平第一监狱。

成群的记者，像蜜蜂围绕着蜂房似地包围着吴盛涵院长和这次担任着执行检察官的贾秉铨，质问着改期的公审究竟要推到什么时候，他们张口结舌，难以回答，只是耸耸肩，推开两手，愁眉苦脸地叹息着说：

“唉，不瞒你们说，这次尚未公审，只楼房、门窗、桌椅一项损失即已达数百万元，至少需一星期始能修复，何时公审，当不敢预告。”

就在人们翘盼着审理金璧辉一案的那些焦灼的日子里，北平城的数百万居民，有理由担心这件审奸的大事会发生什么意外。因为报上每天都不断出现某某大汉奸正欲公审判刑，忽然有国民党的某大人物出面作证为“地下工作者”得到释放而逍遥法外。人们担心这位身为王女的间谍也可能又会找出什么理由达到法律豁免，并不是没有根据和多虑的。所以大家都拭目以待，精神专注地单等这个新的公审日期到来。

十月十五日，也就是在发布第一次公审通告的第六天，地方法院又宣布了再次公审的消息，这次公审的地点不在法院的大法庭，而改设在地方法院的后花园。时间是午后三点。

自从上次发生挤坏了大楼事件后，这几天法院的头脑煞费苦心心地讨论着公审的地点问题。最初有人主张借用中山公园那座露天的音乐堂来举行公审，可是这意见立即遭到维护法庭尊严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选用这个公共娱乐场所本身，不但失去法院的尊严，而且可使旁听的人任意前来听审，届时恐再发生其它枝节和不测，于是一致否决了这个提议。随后又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说是法院既有如此宽阔的后花园，何不在花园搭上席棚，既可限制旁听人数，又可防止意外发生，岂不两全其美？于是就议决采用了这后一项建议。

经过了这五六天的忙碌，几十名工人的劳作，终于在后花园的草地上，搭起一座巨大的芦席棚。以一道半人高的削着尖桩的木栅

栏，围住那座凉亭，亭上设审判长席和记者席，旁听的人，都必须站在栏栅以外。原计划只发两千张旁听券，但领取者涌如潮水，一下子就突破了四五千张，而且闻讯赶来领取者依然源源不断。大门不得不像上次那样仍旧紧闭。到下午两点钟，距离宣布的公审时间还整差一个小时，观审的人就叽叽喳喳地挤满了整座席棚。接受上次的经验教训，这不能不迫使法庭做出提前公审的决定。

那一天是北平秋末冬初的一个晴朗天气，阳光透叶隙，照得后花园异常明亮和温暖。法官们像一溜肥胖蹒跚的企鹅，身穿黑色袈裟式长袍、白色硬领直着脖子，带着庄严的神态，出现在凉亭上的检查官席位上。审讯案是用一字排开、两角收缩形成扇面的九张长桌组成。正中依次坐定六位显要人物，那就是：法院院长吴盛涵是今天的法庭庭长，检查官陈广德，执行检察官贾秉铨，推事刘楚雄、陈子儼，书记官李嘉第；距离他们不远，在扇面形的角上，挤着几家大报社的记者，手里都预备好了随时记录的小本；一架中电三厂的电影摄影机，面对着听众已经找准角度支好，单等被告提押到庭就及时开拍。

吴庭长在越来越喧哗的器声中，用他那布满小坑的胖手，拿起桌上的带把铜铃不住地摇动着，好让这沸腾喧闹的人群静寂下来。在一阵此起彼伏的嘘声、口哨声、骂声和喊声中，只听人群里发出：“嘘！小丫挺的，别嚷嚷了，娘的，谁再说话，就揪着耳朵请出，要开庭啦！”经过这一阵威胁性的喧嚷，乱哄哄的席棚里才算渐渐地安静下来。

庭长又摇了一阵铃，才用庄严得几乎发抖的声调宣布：“提押被告金逆璧辉出庭！”

庭长那膛音很大的声音还在周围震荡着，人群突然静寂下来，席棚里变得雀默鸦静，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脸扭过来，鼓眼暴睛地注视着那道用木板临时搭盖的大门，怀着焦灼、好奇的心情，忍耐地静等着被告奇迹般地在那里出现。